

从废品站“抢”回老人的千册珍藏 杭州一家书店为逝者藏书找到归宿



杭州市西湖区外东山弄，瓜哥团队应邀到一位老教授家里收书时发现，地板都快被书压坏了。 受访者供图

许南涛 本报记者 孙磊

4月6日下午2时，杭州诗人游金轻车熟路地来到上城区抚宁巷9-5号，取出钥匙开门，在文创区放入自己新做的帆布袋。三年前，她从小红书上看到这家自助扫码付费的“梦蝶书店”立即赶来淘书，也做过书店“一日公益店长”，还在此策划过跨年诗会。

像游金这样的“一日公益店长”，全国有300多位。他们的年龄从20岁至70岁不等，不问酬劳、不论风雨，最远的从内蒙古坐高铁抵杭，看店一周后回北京完成博士学业。

一家民营二手书店，缘何能吸引全国各地老少书友赶来义务守店？老板去哪了？



扫码看视频

从废品收购站“捡漏”

记者在拱墅区大兜路历史文化街区找到了摆摊卖书的老板瓜哥。他是安徽芜湖人，生于1996年，从事法务相关工作，在旧书江湖已经摸爬滚打了10年。

“大二时，学校发起创业项目，我趁机盘下食堂旁的报刊亭，卖打折书和过刊。”借着卖书，瓜哥结识了不少同道中人，从李白聊到普希金、从叶芝谈到萨特；晚上拿赚来的钱去小酌，为理想碰杯。

“我打了20多把报亭钥匙，上课、考试、实习时，学弟学妹来帮忙卖书，腻了就把钥匙还给我。”这一管理模式被他沿用至今，并用财务逻辑撑起对书籍的热爱。

2021年，瓜哥初来杭州，跑客户路过城西某废品收购站，发现了一张郎朗的CD，花1元钱买下，委托朋友卖了120元，分得60元。他接着把附近所有的废品收购站都淘了一圈，用这60元买回了希区柯克的绝版蓝光影碟、伍佰的磁带等，转卖获得500多元。他拿这笔钱去废品收购站收了一批书，委托朋友卖掉，继续分利润……二手书的“雪球”越滚越大，他得以进入天目里集市摆摊，3天卖了1600元。他笑着回忆：“我在所有二手交易平台上都挂着手机号，白天做法务，晚上卖旧书。”

“救回”逝者的精神世界

“全平台挂手机号”的习惯让瓜哥接到一个卖书电话，上门后发现“竞标对手”是个收破烂的，报价6角一公斤。

书的主人已过世，后人要出售这套“老破小”房产，需腾空1000多册藏书，有西欧文学、北美小说、中国古典作品，但老人的儿媳指着一本《金瓶梅词话》张口就是“这种黄书”。在瓜哥眼中，“那可是香港太平书局出版的老版啊”。他担心卖家坐地起价，最后和收废品的协商一致：各出400元，各得一半。他再悄悄去废品站花了1000多元将另一半藏书“赎”回，如获至宝搬回家，“朋友说我从废品站救回一个书店。”

瓜哥用一周时间做好分类书目，从书页间的票据、笔记、借书卡里，勾勒出一位爱书老人的画像：姓王，曾在工厂上班，20世纪80年代通过函授学习汉语言专业。他读了王爷爷藏书里於梨华的长篇小说《又见棕榈》，对台湾文学产生兴趣，陆续读起杨牧、痖弦的诗，施叔青的小说，聂华苓的散文……

“虽然我和老人素昧平生，但在精神世界中获得了共振。”瓜哥一边理书，一边感慨。

让旧书在流通中获得新生

王爷爷的千余册藏书撑起了梦蝶的雏形，也为2022年瓜哥流动摆摊带来更多知音。

有位50多岁的大哥看了书目，皱起眉头摇摇头：“你这卖得太贵，二级市场比你便宜多了。”可也不走，等摊位上没人了，他立刻拿起影印《明容与堂刻水浒传》问：“400元卖不卖？”原来，此书算得上中国古代版画的巅峰成就，即便是影印本也值得收藏。

还有人没买书，却记下了瓜哥的联系方，一年后打来电话：父亲是教授，前不久离世，想为老人毕生珍藏的四千余册书找个归宿。

当瓜哥应邀赶到外东山弄，走进教授的书房，发现地板都快被书压坏了，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。每本书都被细致地包好书皮，封面上用毛笔题着书名；绝版和孤本俯拾皆是，仅清代、民国的珍本就十有余册。在书内夹的信笺里，瓜哥猜测老人曾经师从著名艺术家盖叫天。

“四千多册书，这么大的体量梦蝶书店还容纳不下，我也想过私藏，或者只是开放阅览，但是书终究还是应该流动到更多喜欢它的人的手上去。”瓜哥思忖再三，最后在自己家里为这四千多本书专辟了一个书房，爱书人可以到他家阅览选购。

2023年，“梦蝶”从流动书摊演进成爱莲街一家实体店；2024年搬到了抚宁巷；2025年被上城文旅纳入宣传片拍摄。

“现在梦蝶的营收，有60%来自游客扫码买书，还有40%来自全年120多场的集市摆摊。”瓜哥坦言，店铺年租5.4万元按季度缴纳，压力尚可，“一方面，时间帮助人们筛出了有价值的旧书；另一方面，书如果不读会蛀掉、氧化，如果能重新流通起来，被传阅被理解，于书于人，都是幸事。”

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，这一天瓜哥将前往安放山泽里的首届春风悦读生活集上摆摊，喜欢旧书的朋友不妨前往邂逅。